



特 別
^20
3573
2



八20
3573
2

杜樊川集卷六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 璵于庭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

誌銘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
東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
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
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



<2003-1544>

賢耶。卽求貢。如是自以爲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往返江東。某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爲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爲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又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甲進士。不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

思慕之情歷
歷可數

某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某謝曰。某所恨未見者。卽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扛。衢州盈州令。父登。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

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丘。以是與爾。及期而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群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卽好學。寒雪拾薪自灸。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美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馬行君子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美民有鬪諍不決。不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

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

蕭寘韓又崔壽宋祁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
皆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
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
鎮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
議卽欲謁君以請君曰人皆譁言洪盜籍外戚
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為其黨乎
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
曰審之次曰鼎郎始五歲以某年月權葬於常
州義興縣其鄉里某於君為晚交得君最厚因

為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
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
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
孔脩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不一言命可傳其心
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銘有深理

李公真道學為宋儒洛閩開先文筆詳盡其
人如睹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顓，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聖，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至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草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成合數千字，不

見重各士

字法

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間寥洛

一千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舉登上第時

見重各公

賈相國餽為禮部之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

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只以杜顓敵數百

又見重

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匪使判官李丞相德

各公

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官

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

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

杜君堪重從
三人口中說
出妙

直史館君曰訓註先見真慧人必亂可徐行俟之至之汴三

兇敗及落以疾辭東下居揚州之龍興寺丞相

此更難得任

牛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

安淮夫同俠

副知已開成二年春日益昏冬遂喪明李為淮

終為慧累

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觀察御史支

庸醫臆度如是

使兄牧自馮翊迎醫石生曰是狀腦脂下融名

曰內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挾去

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

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橫去牢不可

叙醫目亦開
冷

斷是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女曰暑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原鄉陵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為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百日爾。况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不

柳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歸，為覺。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既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為而然乎。嗚呼哀哉。

杜勝之有作用人而早喪，明深惋惜之，故言治目最詳，不專私痛其弟。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
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
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
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
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
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
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
士岳州灞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上揚州

有經濟

以難任委

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濱死，終喪，因曰：「污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弘靜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革在鄭滑，皆挈單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為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凡兩拜章乞為梧州刺史，詔因授之。眾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

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鼈爾。交趾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久置公為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粹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溫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疊疊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

如此晦藏正
堅于辭仕耳

字法

語勝

百辨

其條目引六經以室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
 旨而為其辭是安能自為之善畫山水狀鑑者
 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鬪訴凶吉一來決
 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
 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
 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狂不
 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
 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
 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

誠為確論

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
 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
 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斲去聲子

伯子至王霸久臥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
 弟心中交戰處士之居洛青門畔交駟連羈繡
 軒交貫危冠自喜前榮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
 見我齒未衰誰為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
 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鈎

杜欒川集 卷六

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答。亦無是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二十六年。食具衣完。人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處士有經濟而善自藏。其有所畏而不敢用。世耶抑性。便逸耶賢。于無經濟而用世者多矣。

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公諱銓。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考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于漢上別業。岐公外殿內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兒孫二十餘人。晨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

自罷江漢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

形容有神色

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耻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耻我勞力等衣食爾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原司馬村先塋某爲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

多耻以農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故丘慶期孫子

此君行事不過居積富人爾後入薄仕一段便覺生色此作者善點染處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顏，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
三分之爲東西中，君東眷。裴在國朝，名位最着。
曰冕，艱難中定冊，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
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爲堂伯祖父。
王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榮陽鄭某
女生四男，君爲首。生朗州，爲塾屋河西令。道朗
二州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
事，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廷。府間前如

詳父而畧子
其子之仁厚
首見

無人然未嘗以杖責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
 諭不變者出之為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
 鄭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_{此等點綴深得史遷之}屨驟為_{此亦大雜}墊屋時役之
 今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君生
 寢染仁父之化溫良柔友窮居鄆縣饑寒餘二
 十年未嘗出一言以慍不足司農卿裴及為邕
 府經畧使辟君為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
 某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某娶裴
 氏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_{銘深婉借}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

文情俱在閑處而形容其人正不寂寞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銘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
 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_{杜甚}知古
 有人曰周公孔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
 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
 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

目前常談如
說海外新聞

此學即尚好如
故始不聞學
朴者性甚篤

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
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
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
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襪粹草為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
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

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群輩中酋酋然凡日進
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生嘗曰丈夫一日
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
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
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
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
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月

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游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顓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材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得神得機此杜公墓誌中最滿意文字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
叙數語龔之性情已見
 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憚言及鬼神事。嚴生日。有進士龔軺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事奇堪誌召軺者。軺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惶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

然憶錢塘見輅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
 殞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
 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輅善亦不知其鄉里源
 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為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
 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交情偶觸數語誌實蕭脫有致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
 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
 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
 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
 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
 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
 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

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

不詳行事但
詳夢愈見其
妙

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五。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

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日稅，稅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於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

銘亦開題

後魏太尉顒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肅宮。

自撰無侈言甚合古意

杜樊川集卷七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 璵于庭

李賀集序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詩歌雜為四編，凡千首，數年來，東西南北

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

沈李相交情緒先叙

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

出

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

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產子弟。得以

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

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

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為

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為

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寶叙賀

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

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

為賀序。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

復援韓為証

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

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

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

為其勇也。瓦官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

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

恨。怨悲愁也。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某年。京兆杜牧為其序。

前半叙情後半贊詩詳悉有致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櫛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

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訟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於孔子。

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竈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克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

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
凱。梁有韋敬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
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
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
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
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
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三百里。係戮將相。族誅
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

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
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
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
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
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
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
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
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
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太。非賢

禮經之語今始得解

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子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太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剝。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

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以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論鉅而逸深言切責可起承平媿偷之習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

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
贈行寓規是古體
 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
 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氣矯而逸

送盧秀才赴舉序

以身心友並起奇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
 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
 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
 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
 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
 人皆以聖人為師，奇警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
 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况
 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

古不公今公
論俱奇確

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邪。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使為余留睦七十日。今結道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一有復丐矣。

尺幅間殊有曠情逸論。而結體亦復奇警。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奇論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更奇殺父主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無

佛家要訣。然能驚愚未始無功于世。

寫盡痴愚

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
 至國滅餓死。不聞悟。况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
 雜良以苦。偽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
 欺奪村間。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利。法錢穀
 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
 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
 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
 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日日積久。曰
 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

不堪達人旁覽

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
 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
 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
 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
 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也。
 屋壁繡紋可矣。為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為具
 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
 多。不珍奇。壞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
 晉霸主也。一銅鞮官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

杜契川集 卷七
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人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淮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

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技附。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錢取民直歸于有司。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此論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甚中正。今亦可行。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

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于錢塘。錢塘于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其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歲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鐸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游。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

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日。髮勺肉均。牙滑而無遺功者。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官遊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迹。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能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於後。

不知幾千百人。

開論激切勝于昌黎佛骨表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日。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牧大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建中時。嗣曹王臯命處士王易簡爲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之所爲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爲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出。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四年。某

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拜于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寥寥百言。有本有末。

池州重○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爲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經書。下爲刺史便廳事。大曆十年乙卯建。會昌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雷相距五十六尺。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愈簡愈詳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升一人况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卽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礪。歲雨如注。他皆淫灑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復絕絲麻藍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

最為古折

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上下。玄來進取。挾公為首緣。以一栝十。民之晨炊。夜春。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况其養秩安祿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盤穴其間。遍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為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

戚者。率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又牙交吞小山峭徑。馳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大有。感。慨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

劃土者。宐乎。牆山。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深情

情深文古記中極煅煉文字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吳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輝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蹙、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

令。睥。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
較。申。韓。更。深。嘗。內。顧。梓。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
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
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睢。陽。太。守。許。遠。真。
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
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事。不。傳。
有。言。外。之。感。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睢。陽。故。良。臣。之。名。不。如。
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大。
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司。勳。員。

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

叙論俱生動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爲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爲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壑江淮深津橫崗備守堅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一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爲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

此今上卽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
府將軍。皆以內侍賢良有材。不宐使居外。上以
爲內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
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
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臥未嘗安。復監滑
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
不久之。故內侍至焉。監軍四年。如始至。曰。簡約
寬泰。明白清潔。恕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
清淨之學。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

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
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奇章公。
下至于百姓。無不道說內侍。稱爲賢人。此不虛
也。宐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某謬爲相國奇章
公幕府掌書記。內侍命爲廳壁記。某再謝不才。
不足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爲監軍使廳壁記。宐
也。某慙惶而書。時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奕然有體。

杜樊川集卷八

東海朱一是近脩

丹山吳璵于庭

評次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

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
此亦徵調通病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
湏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
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
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主
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
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
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
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

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
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
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
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
瓠。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
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
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
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
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

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卿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北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

超出伍曰。去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

陽爲之統師。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况於他謀。以此証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

方全師。未頒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効。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効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汝

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
 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汝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
 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汝既因依承階。謀欲殺
 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
 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
 軍二千耳。其副悴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
 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汝之故。
 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
 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

揣摩形理深
 于用兵之言

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
其言瞭如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
 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泉
 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窺
 其口。高壁深壑。而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
 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
 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
 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君。反側
 思一自雪。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

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女氣古質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州最勁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

復援古証之

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戊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

壁城

今絳州稷山縣是也

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

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
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
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卽日敗亡倘使北虜至今
尚存。沿邊猶須轉戰。廻顧上黨。豈能計除。天下
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
難。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
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
於相公。某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靈。遠陳愚見。

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審機揆事。汨汨不窮。尤難其語。語莊質。風規
絕同兩漢。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束。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較於太尉。未可爲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倪。夫劫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賈。嬰孩不留。所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

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繪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便有店肆。為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為平人。三二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漿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除死易就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除死。與賊相拒。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

皆然

無紀之兵戍

私茶。故賊云以茶壓身。始能行得。

言隨身有茶。即人不疑是。

賊。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地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內取一人。屠剗心腹。仰天祭拜。自邇已來。頻於隣州。大有劫殺。沉舟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殺皆徧。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

獲安者治賊者達達如是一劫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讐並行。追逮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狴牢充塞。四五月後。炎鬱烝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踪跡未白。殺之則賊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濠亳徐泗汴宋州賊。多劫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甲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

江南土人。相爲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淮介江。兵戈之地。爲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落負擔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嘯之徒。盡不能獲。爲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爲率。一千二百人。分爲四十船。擇少健者。爲之主將。仍於本界

經濟有爲之文

江岸。翔立管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牢爲舟楫。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姓率一。盡絕私載。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風風便同發名爲一宗是桴鼓之聲。千里相接。私渡盡絕。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敢議攻劫。或曰。制置太大。不暇如此。荅曰。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供百萬口。况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冤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葛伯

淋漓懇至

殺餉童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其罪。今長江連海。群盜如麻。驟雨絕絃。不可尋逐。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稅之鄉。絕寇盜劫殺之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有追逮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此害尤大皆稱買賣停泊。恣口點染。塩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

貨不乏。獲一利也。鄉間安堵。狴犴空虛。獲二利也。私茶之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興。窮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諛。召得賊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陳璠并不得茶太尉何在位。反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某詳觀格律。勅條百二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

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
化武伏。奉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大
尉。敢率愚衷。上干明慮。冀裨億萬之一。無任戰
汗惶懼之至。某謹再拜。

剴切爽亮言事之家無踰于此

上門下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內治文教。被
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恒者。虱縮魚
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爲
比。往者彭城驕強。頑卒數萬。聯三齊舊風。振天
下餉道。重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信
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爲健黠。奔馬潛敢迴顧。
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拜于堂下。及乎下
受李司徒。嚙食其使者。風波不迴。氣勢已去。自

文最有勢

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橫徼旁構。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馳入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語腹非。或離腹或伍相。公氣壓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覆滅之踪。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空湧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頑礦。日教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威驅恩收。禮訓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化成。截成一邦。

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迴之間。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徵兵數十萬。大小且百戰。然後傳其壘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議者。必曰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手携雄壯暴虎。貪狼化爲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天下之縛。祇於

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張教化。外制四夷。內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頽弛。心迎志釋。罔有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去。饑人復飽。流人復安。內外遠近。率職奉法。不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相。邴吉。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罔不是倚。國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侔三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卽自將來。福祿昌熾。

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某僻守荒郡。亦被陶釣。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強。冀答天造。無任感激悃懇之至。某恐懼再拜。

斐然其文傑然其氣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科甲一百縣。獨據一亩。橫挑天下。古而英。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與孫。孫與子。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况席征蔡之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

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且而巳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躡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

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泚水東縈太原挑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

富貴榮顯。宐。驅。三。旋。上。校。恩。澤。宐。出。萬。死。以。副。
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
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
臥內。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
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以殺
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
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
宐。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
下之三無如者。宐如是邪。不宐如是邪。是以天

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
安潞。見義而止。而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
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
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脩刑政。然後事事。近有
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
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
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
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
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

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奇語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

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盡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陳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劔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日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

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健如游龍疾如飄風英奇變化樊川最勝之
筆昌黎諸公却步矣

杜樊川集卷九

東海朱一是近脩

丹山吳璵于庭

評次

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

以文王為兵祖論當

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
而新受命受殷王專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
征之命也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
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
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光者莫若鈞援衝
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
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
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
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氣矯逸夫文

此等儒者秦
皇所坑漢高
所罵

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
以美武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
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
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
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乎竟不可知兵乎長
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
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
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
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

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楸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之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

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卽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無不通者。謂之儒兵。亦儒家一端。曾此之不諳。而拘守詩書。卽詩書中何嘗不寓兵畧哉。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
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
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
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
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
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况
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
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

一篇大綱先提出

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舍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士大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

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

彊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

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

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

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

荆公叔癸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

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

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

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

連引詳盡非大手不能

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大叔是也。楚之良臣子
 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
 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
國皆為氏生為賈孫叔敖。文為遠啓疆遠子憑遠
 掩遠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村。六國時有昭
 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
 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
 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
 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

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
 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
 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
 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
 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
 偉人者。不可勝數。不知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
 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
 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
 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

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權。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強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射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於

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子。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

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致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

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

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

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

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

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

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

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爲。司空

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歛百

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

徐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二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收專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開州取唐會人為拔取沉滯各還其官職方郎中知制誥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也撫安魏博使田氏盡忠剪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

方今雖乏人才科目自不可廢以廢科目則取人益無據也

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未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向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酋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

之譽於千人中。倘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
 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
 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
 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
 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
 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
 無任惶懼某再拜

始終二辨綜引千言雖無曲折自有噴河倒
 峽之勢

上李中丞書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臥疾乞假
 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
 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
 所在。希時狗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
 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
 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默成戚。守
 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
 蒙獎飾。敢以惡文連進機案。特遇采錄。更不因

得一官以足
 衣食今人不

人許可指教。實為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一。偶常事。雖為遠官。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顯固不能通經。于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

更自負

語。此時迴顧諸生。必期不辱恩獎。今者志尚未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感激。血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讀其文想見其矜貴。自負處亦見其熱心求用處。

與人論諫書

某疎愚放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恐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

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儉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

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成此幸者權與也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

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閑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

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旣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自喜也。

此或進書本意

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宗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敬○語○雄○勁○結○得○起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龍逢比干。大非俊物。故五諫莫善于諷。人皆知之。然論諫諸家。無如此文明切。

上浙西盧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效施展，朋友與遊，吏事取舍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携指畫，一誘教。丁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某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爲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給乞路由漢上，員外七官，以某嘗獲知於郎

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某侍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員外之為階級。遠干尊文重。欲望成卹。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宐得罪。今敢謹寫所為文十四首。編為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為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為獻。無任慙惶。然

特為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之至。某再拜。

體潔而動

杜樊川集卷十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璵于庭

上宣州崔大夫書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之杳天。沉汪澶漫。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一氣翔舞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

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身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推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壘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絜絜以節義自持者。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末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

之無窮。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群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况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記。靜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

希閣下濟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鑄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奉閣下之德不替。今日之爲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固也。某也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効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爲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投獻筆語。亦蒙函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悞中爲之不知矣。於其事能不有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廻翔逸動全以繳調勝

上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
罪悔僕之所稟闊畧疎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
與其心知邪柔利已偷苟諛諂可以進取知之
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
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
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
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

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勢。絜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况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

相勉處具見
古風

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不謬。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為學。自強。自

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收應不測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為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為平心之論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

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為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筭於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

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乃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子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凡學者皆然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

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旣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胃臆間不以惰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以實學勸勉情意孚篤真有道君子之言

投知已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復曰知我者其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
 聖人操心不顧世知人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
 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
 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
 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
 此乃烈士義夫有材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
 聖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

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材。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人。蓋深自度。無可以爲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益進業。可益脩。喧而舉之。爭爲知

已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卽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脩。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饑。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燕享。則亦榮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

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爲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撫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

敢不特自發明。導說其衷。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再拜。

今人怨人不知及有知己。圖報無術。往往負之。此真賤丈夫也。篇中多有名言。正與宣尼求爲可知。大意相合。

荅莊克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旨，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

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意雖無異而氣故練緊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鑠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南。指爲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况聖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

緝爲郡縣。今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揀拔應法高勁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而不能爲之。復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某恐懼再拜。

古鍊如漢人筆而英豁過之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某自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冤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比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後已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湏得父母妻兒錮身。

驅將得錢卽放，不二年內盡恐逃亡。今譬於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與作主不得，非裹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卽湏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鏤取，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爲不法，况諸監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爲奸欺人，無語路，况土鹽

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爲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卽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爲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卽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奸賊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冤，至破滅除江淮之太殘，爲侍郎之陰德，以某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卽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

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財貨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責某再拜

質朴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踏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年甚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某當縣萬戶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尅期今至不棟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綜理有法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卽任納錢與於近河雇夫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

內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卽出帖差夫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今卽自以板簿在手，輪流差遣。雖有黠吏，不能用情。某每任刺史，應是役大及竹木瓦塼工巧之類，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卽自檢自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徧着赤帖，懷中藏却。巡門掠歛一徧，貧者卽被差來。若籍在手，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

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卽不敢知。以某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績効，知先輩思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及拙政。以爲證明，豈敢自述。今爲治患於差役不平，詩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蓋不平之故。長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卽奸胥貪冒求取，此最爲甚。某恐懼再拜。

更質

事宜頗得

